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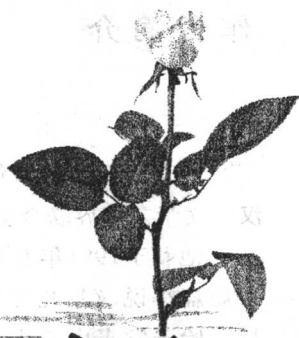
池
莉

漢口永遠的浪漫



I 247.2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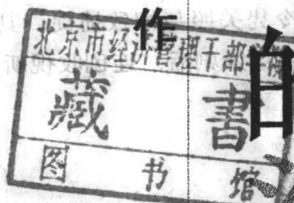
102270



池田

莉
新作

汉口永远的浪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口永远的浪漫/池莉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9

(池莉·新作)

ISBN 7-5059-3888-6

I. 汉… II. 池…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745 号

书 名	汉口永远的浪漫
作 者	池 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8 千字
印 张	11
插 页	4 页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888-6/I·3005
定 价	18.00 元

作者简介

池莉，女，1957年生于湖北武汉市，现任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池莉于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早期的成名作为短篇小说《月儿好》。她为文坛内外所广泛瞩目，始于发表中篇小说《烦恼人生》的1987年。此作以对普通工人印家厚繁琐人生和生存窘况的艺术透视，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此后池莉接连发表了《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中篇力作，在文坛迭次掀起“新写实”浪潮。进入90年代以后，池莉先后创作了《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来来往往》、《生活秀》、《小姐你早》等长、中、短篇小说，并有《池莉文集》（7卷本）问世，在一如既往地关注城市平民生活的同时，表现出对复杂人物的冷隽关照与细致捕捉，其中有的作品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后，连创收视新高。

池莉

莉

新作





新的女性作家 新的文学景观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

白 烨

总 序

在当今中国文坛,女性作家写作愈来愈蔚为大观,越来越惹人眼目。文坛内外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多数出自于女性作家之手。即以近年来在文坛内外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来看,属于女性作家创作的,就有 50 年代人中张抗抗的《情爱画廊》、王安忆的《长恨歌》、铁凝的《大浴女》、池莉的《来来往往》、徐小斌的《羽蛇》、方方的《乌泥湖年谱》、林白的《玻璃虫》,60 年代人中陈染的《声声断断》和《不可言说》、皮皮的《比如女人》、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徐坤的《狗日的足球》,以及渐次走向成熟的 70 年代人中的卫慧、棉棉、周洁茹、魏薇、戴来等人的作品。她们颇富活力又专心致志,新作迭出又不断创新,创作彼此呼应,作品相互映照,共同构筑了一道光耀文坛的女性文学的靓丽的风景

汉口永远的浪漫





线。

女性文学形成偌大的气候,造成如此的影响,这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上还未曾有过。即便是与本世纪“五四”之后陡然崛起的现代女作家群相比,当代的女性写作,无论是作家的数量、创作的质量,抑或是风格的多样、作品的影响,都要大大超过世纪之初的现代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女性文学写作已真正进入了它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女性文学,当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带有女性意识和女性特点的文学作品。女性作家涉足创作,不管有意识无意识,自觉不自觉,都不可能不投入一定的主体色彩,因而也不可能不带有一定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意识的文学与女性书写的文学,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但女性文学在其发展进步的过程之中,确有内涵与外延上的不断演进与深化。即就总体风貌而言,当代时期的女性文学比之现代时期的女性文学,更多地走向女性本体与主体。在诸如女性身份的性别强调,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及女性本体的欲望表达等方面,当代女性写作比现代女性写作都表现得更为内在和显豁。

如在女性意识的认知与把握上,现代时期的女性作家借助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塑造了无数个中国式的“娜拉”形象。她们在父权和夫权的双重挤压下,或难以觅得幸福或终于离家出走,其人生的契机与命运的转折,都在于能否和怎样迈出父家与夫家的两重“家门”。这里的“家门”,事实上也成为封建传统和男权文化



的象征。而在新一代女性作家的笔下,也有这样那样的有关“门”的意象描写,但那已不再是父辈与夫家的“家门”,而是象征女性自身欲望的开启与闭合以及个人命运的起承与转合的“玫瑰门”(铁凝的小说);是在渴求自由走向幽闭、希望沟通又需要遮蔽的矛盾冲突中无所适从的“凡墙都是门”(陈染的小说)。在这里,女性要冲破的,要走出的,不仅有外在的藩篱,更有内在的桎梏。这种由“外”向“内”的视点位移,使女性文学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了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的革故鼎新。于是,在她们的笔下,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些在过去的作品中并不常见的女性形象:投身于爱情如同飞蛾扑火一般的“金谷巷的女孩儿”(王安忆的《荒山之恋》),以不变的生活方式在多变的都市社会中坚韧地活着的王琦瑶(王安忆的《长恨歌》),挣脱无爱的婚姻束缚毅然决然地爱其所爱的水虹(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因求爱向善屡屡受挫最终走向愤世和恶俗的司绮纹(铁凝的《玫瑰门》),在性爱的自我体验中陶醉又在欲望的自我放纵中迷失的多米(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因情场失恋和为人内向蜗守居室在孤独中暗自神伤的黛二小姐(陈染的《无处告别》),……。这些绰约多姿又姚黄魏紫的女性形象,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有力地更新着其中已有的女性形象,而且以对身心本相的立体透视和生存境况的内在揭示,使文学中的女性世界成为现实中的女性世界察往知来又钩玄提要的艺术缩影。

与这种题旨内蕴上的本色化相适应,新一代女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也进而走向个人化。女作家与个人化似





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她们普遍摒弃宏大叙事,避绕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长于以小见大或旁敲侧击,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总之,与男性写作明显有别的是,女作家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当然,女性写作的个性化因秉赋不同和志趣各异,多表现为一人一风貌,一作一精神。但总体来看,同一年代或相近年龄的作家又有着大致相近的倾向。比如,出生于 50 年代的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等人,面对女性描写对象,看以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常常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又由个人命运折射社会沧桑。在她们的笔下,女性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她们的女性小说,因人物常常与历史、社会纠结在一起,传记性的历史叙事的色彩相当明显。而在 50 年代后期的林白、60 年代的陈染等人那里,历史与社会已属无奈的现实存在,她们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内在情绪的自我释发与自我调理。她们笔下的人物,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因而其作品带有私语性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而 70 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对于所置身的环境氛围,不是天然认同,便是莫名排拒,她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人的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她们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她们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

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女性文学似乎也缺少一些



东西,如对历史风云的切实关注,对社会纠葛的有力把握等等。但这种缺失又不无其合理性。如同那些反映“风云气”的作品缺乏“儿女情”一样,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而她们用个人触摸社会,由个别感知一般的女性化写作,在丰富文学表现、改变文坛风貌诸方面,其作用与贡献都显然无可替代。可以说,无论是相对成熟的 50 年代人、60 年代人,还是尚在“成长”中的 70 年代人,当代女性写作都包孕了相当丰富的社会的与文学的内容,很值得人们高度关注和认真探究。

新一代女性作家活跃于世纪之交的文坛,是社会生活不断演进的结果,也是中国新女性自立与自强的明证。而女性作家们卓有成效的艺术探悉和硕果累累的创作实绩,其意义显然也远远超过了女性文学本身。它至少使女性文学不再只是文坛边缘的一种缀饰,而是总体文坛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一如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样,真正擎起当代文坛的“半边天”。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在人才济济、群星闪烁的女作家群落,特别遴选出张抗抗、残雪、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林白、陈染、徐坤、迟子建。毫无疑问,这是当下中国文坛最具实力、最为活跃又最有影响的 10 位女性作家。选出她们 10 位,意在以个性突出又整体丰繁的文学组合,展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实有风貌与最新水准。套用乒乓球比赛的术语来说,这 10 位中国女作家所组成的强力阵容,无论是单打比赛,双打比赛,还是团体比赛,都足以夸多斗靡般地摘金夺银。

10 位女作家的作品集，均为作家本人按照统一要求自行编选。这些要求是：1. 以 90 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主，精选中短篇小说代表作；2. 在小说之外，酌收部分散文随笔作品，以能体现作家的人生观和文学观者为主。书中附收有作家“主要作品集目录”、“评论辑要”及编者在作者提供的“小传”的基础上撰写的“关于作者与本书”，意在为读者提供有关作家作品的更多信息，以便人们更为深入而全面地了解作家和作品。

愿这套凝聚了作者、编者、出版者多方劳作和多人心血的“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的 10 部作品集，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为读者诸君所喜爱。

池
莉
新
作





关于作者与本书

池莉,女,1957年生于湖北武汉市,1974年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1976年至1982年学习医科和做医务工作。1983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后分配至武汉市文联《芳草》月刊做编辑,1990年调入武汉市文学院专事创作。现任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池莉于1981年开始小说创作,早期的成名作为短篇小说《月儿好》。她为文坛内外所广泛瞩目,始于发表中篇小说《烦恼人生》的1987年。此作以对普通工人印家厚烦琐人生和生存窘况的艺术透视,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此后,池莉接连发表了《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中篇力作,在文坛迭次掀起“新写实”的浪潮。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池莉先后创作了《你是一条河》、《预谋杀入》、《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来来往

汉口永远的浪漫



往》、《生活秀》等中、短篇小说，在一如既往地关注城市平民生活的同时，表现出对复杂人生的冷隽关照与细致捕捉，其中有的作品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后，连创收视率新高。

池莉作品除《池莉文集》（7卷本）外，还有中、长篇小说及散文随笔集十数部；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日、韩、法、德等语言出版。

本书收入池莉一部中篇，十个短篇，六篇散文。虽未收入人们更为熟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中篇名作，但因几乎收进了池莉的主要短篇代表作，集子的分量并不轻飘。《细腰》、《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心比身先老》、《一夜盛开如玫瑰》、《请柳师娘》等名篇，都悉数在列。重要的是它们以短小而精巧的形式，尽现了池莉眼光中的城市生态和市民情趣，以及蓬门竿户那种寓不凡于平凡的活的能耐、活的勇气、活的滋味。池莉多不露圭角，因而池莉也不可揆度。



目 录

总序 / 1

关于作者与本书 / 1

中篇小说

乌鸦之歌 / 1

短篇小说

细腰 / 70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 78

两个人 / 96

心比身先老 / 119

绝代佳人 / 152

汉口永远的浪漫 / 172

不要与陌生人说话 / 185

一夜盛开如玫瑰 / 222

一种占卜的草 / 238

请柳师娘 / 262

散文

不是谈女人 / 279

不是谈古玩 / 284

汉口永远的浪漫



不是谈享乐 / 289

不敢信罗素 / 294

妙语在哪里 / 299

大厦脚边的豆豆店 / 299

主要作品集目录 / 301

评论辑要 / 303

池莉
新作





乌鸦之歌

1

——我虚构了这篇小说。我想坦率地承认我为什么虚构。不虚构就没有办法说实话。实话就像攀援植物，只有在别人的大树上，才能够开放自己的花朵。

我虚构这篇小说，只是为了送给自己一个梦幻，并以此怀念我那些早逝的亲人。

我要与你说一些简单的话。不累人，不劳心的话。说出口就听得懂。就像那首《乌鸦之歌》。那么，从哪里说起呢？

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谁都没有圆满的人生。谁心的最里面都有遗憾。这种遗憾不是那些平常的遗憾，也不是那些大大小小的不如意，是一种很具体又很隐约的疼痛，是一种很模糊又很长久的难受，这遗憾想要

汉口永远的浪漫



倾诉却又无法倾诉,它轻于鸿毛却又重于泰山。人生携带着这种遗憾慢慢走过去,就像携带着自己缠绵的影子。纵然阳光再灿烂,蓦然惊回首的一瞬间,无意中大睁的瞳孔,流露出的总是一抹苍凉,这苍凉本身,就是那种遗憾。

我现在的努力,就是想寻找我的遗憾散落在什么地方。我知道,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许多人做过。现在轮到我了。人生不是你自己可以驾驭的。到了什么时候该是什么状态,你就是什么状态。不要自以为是,轻视别人的过程。简单的事情才是你永远逃避不了的事情。简单才纯粹,纯粹才永恒。

我想像狗一样,自己舔自己的伤口。

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得到。

2

我曾经有过一个妹妹,在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中,她死在了我手足无措的怀抱里。我说不准那是1960年,还是1961年,还是1962年。我说不准她有多大,一岁?两岁?或者三岁?因为我自己也很小,小到好像应该记不住什么事情的程度。但是我记住了妹妹的死。

我记得那是一天清早,和我睡在一个被窝里的妹妹惊醒了我。她尖尖的小手抓痛了我的不知什么地方。我们的床上没有大人,这是可以肯定的。一般有大人的话,我就会夸张地尖叫和向大人告状。一旦没有大人,孩子在瞬间就变成了大人。我没有去顾及自己的疼痛,首先感觉到的是妹妹的异常:妹妹的抓挠动作十分异常,失





去了主体控制，盲目又凶狠。我的妹妹，好像她还不会走路，瘦小得跟被遗弃的小猫一样。

那个清早，在灰白色的光线里，她使劲地抓挠着我。她浑身都在抽搐。她的小手小得不像是手，是小爪子，又尖又苍白，又紧急又绝望。我被妹妹的样子吓坏了。我觉得她是生了急病了。我哭起来。我一再地试图把她搂进自己的怀里。我记得我曾经大声地叫喊过。外公，外婆，妈妈，爸爸，大姨，三姨，小璩姨婆，连福姨婆，六姨，七姨，甚至五姨和舅舅，我都呼喊过。我的呼喊没有回音。

那是我外公的家里。我外公的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幢豪宅。它有前后两进，有楼上楼下，有天井和厅堂；有一排一排的厢房。厨房在最后面。厨房出去是一个很大的园子。园子里有花草树木。有一口小池塘。池塘旁边有一畦一畦的蔬菜。老垂柳下面有一块可以当板凳坐的磨刀石。园子里还有一个自家的厕所。厕所有木板门和竹编门帘，风经常把它们吹得哐哐响。一个小孩在一个卧室里头的呼喊穿透不了这幢屋子。

总之，那个时刻没有大人出现。大人经常不在我们孩子的世界里，尤其是当孩子需要他们的时候。大人和大宅子对于孩子来说都太复杂，我从来不敢也不会去探究他们。我慌乱之极。我妹妹在我的怀里抽搐着，挣扎着，衣服扣子全扯开了。她隆起的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见，肋骨和肋骨之间是深深的凹陷。她是一个皮包骨头的小人儿。我使劲去扣妹妹棚良的纽扣。我的手一再试图握住她的小手。她的手是垂死挣扎的小动物。我捉不住它。我一边哭泣着。